

李叔同的后半生



弘一法师

王昆华著



京华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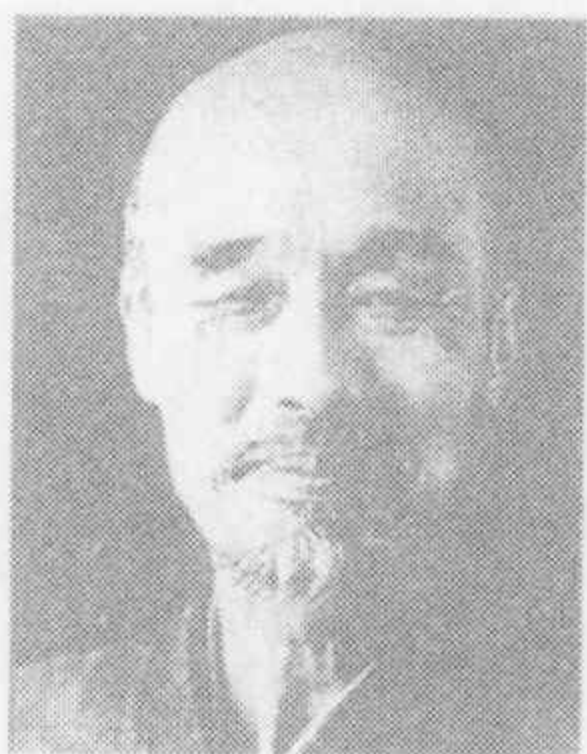


LISHUTONG DE HOU BANSHENG

# 李叔同的后半生

# 弘一法师

王澐 著



京华出版社



ISBN 978-7-80724-234-6  
2008年7月第1次印刷  
2008年7月第1次印刷  
39.80元

京华出版社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叔同的后半生：弘一法师 / 王湜华著. —北京：京华出版社，2008.4

ISBN 978-7-80724-534-6

I.李… II.王… III.李叔同 (1880~1942) 一生平事迹 IV.B94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49732 号

---

著 者 王湜华

出版发行 京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 13 楼 2 层 100011)

(010)64243832 84241642 (发行部) 64258478 (传真)

(010)64255036 (邮购、零售)

(010)64251790 64258472 64255606 (编辑部)

E-mail:jinghuafaxing@sina.com

印 刷 北京竹曦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mm × 1010mm 1/16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23 印张

印 数 0001~5000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24-534-6

定 价 39.80 元

---

京华版图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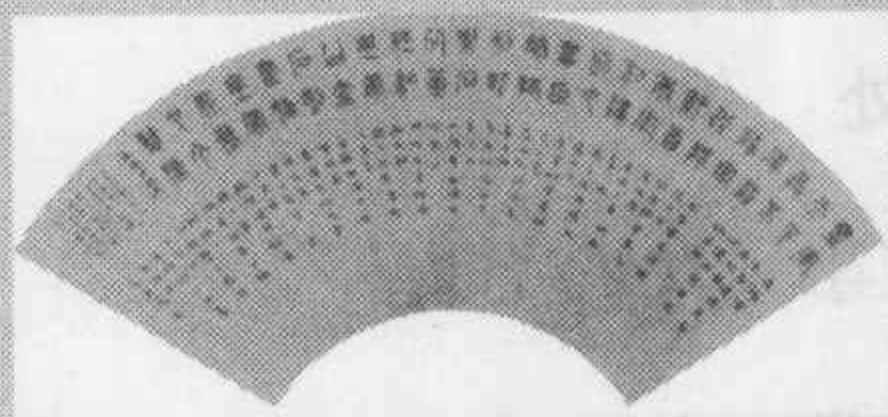


1068 事留尘世待何时 弘一法师 正十

1069 章三志留待何时 弘一法师 正十

1070 别白静湖并序开且永 弘一法师 正十

1078 别静湖并序开且永 弘一法师 正十



## 目 录

101 登庐山 弘一法师 三十二

104 燕之寒月 弘一法师 四十二

109 决意出家 弘一法师 五十二

113 别静湖 弘一法师 六十二

117 楔子 /001

一、出家前的准备与安排 /012

二、为好友母亲写墓志铭 /016

三、剃度之前的居士生活 /018

四、爱徒李鸿梁深情探望 /023

五、众说纷纭的出家之谜 /027

六、弘一法师人生三层楼 /032

七、以殉教应流血答友人 /036

八、劝阻弟子潘天寿出家 /039

九、为弟子学画指点迷津 /042

十、吴昌硕诗赠弘一法师 /044

十一、与道侣一起超度黄犬 /048

十二、叶圣陶笔下的李叔同 /051

十三、撰写佛说无常经序言 /057

十四、闭门谢客而隐居修行 /064



## 李叔同的后半生

- 十五、法师佛门对待尘俗事 /066
- 十六、为谢绝缘务约法三章 /069
- 十七、元旦开笔书赠杨白民 /075
- 十八、为侍厨陈阿林作传记 /078
- 十九、在杭州上海衢州修行 /082
- 二十、交代化缘所得之用处 /087
- 二十一、法师严守律学二三事 /093
- 二十二、访上海旧居城南草堂 /097
- 二十三、1926年在庐山写经 /102
- 二十四、未能成行的归家之旅 /104
- 二十五、放弃刺血写经的念头 /109
- 二十六、少贴邮票即为犯盗戒 /113
- 二十七、首次遗嘱交给刘质平 /117
- 二十八、非同寻常的朴素生活 /121
- 二十九、平息灭佛逐僧之风波 /126
- 三十、为护生画集费尽心机 /130
- 三十一、法师与护生画集续集 /140
- 三十二、丰子恺赓续护生画集 /149
- 三十三、李芳远眼中的李叔同 /152
- 三十四、途经厦门与闽南结缘 /155
- 三十五、弘一法师的佛学理论 /157
- 三十六、重返杭州虎跑寺静养 /161
- 三十七、厘补并校点华严疏钞 /164
- 三十八、白马湖畔建晚晴山房 /168
- 三十九、旧友相聚时潸然泪下 /171
- 四十、听法会当众泣下如雨 /177
- 四十一、疟疾后法师元气大伤 /182



- 四十二、善始善终的弘一法师 /186
- 四十三、辑满益警训成寒笈集 /190
- 四十四、对芝峰法师寄予厚望 /197
- 四十五、发明推广听钟念佛法 /202
- 四十六、自治伤寒病于法界寺 /210
- 四十七、发表《人生之最后》演讲 /216
- 四十八、发表《改过实验谈》演讲 /220
- 四十九、立誓发愿弘扬南山律 /224
- 五十、为忠烈诗人韩偓立传 /230
- 五十一、表彰贫儿捐钱购宋藏 /238
- 五十二、身体力行整顿僧教育 /242
- 五十三、万寿岩念佛堂演讲词 /251
- 五十四、卧病泉州草庵立遗嘱 /256
- 五十五、大病初愈后致力弘法 /263
- 五十六、郁达夫拜谒弘一法师 /273
- 五十七、作运动会歌宣传抗战 /277
- 五十八、青岛湛山寺弘扬佛法 /282
- 五十九、为护法故，不避炮弹 /286
- 六十、高呼“念佛不忘救国” /291
- 六十一、为推崇佛法略释十疑 /296
- 六十二、佛法宗派及佛法学习 /304
- 六十三、以“应酬的和尚”自责 /311
- 六十四、徐悲鸿作法师半身像 /316
- 六十五、小学教育为育人之基 /324
- 六十六、倡言“念佛不忘救国” /329
- 六十七、悲欣交集，圆寂泉州 /340
- 六十八、绵延不绝的追思纪念 /353



## 楔子

李叔同于民国五年，夏历丙辰（公历 1916）年十一月底，只带着闻玉（他的侍仆）一个人，悄然离开杭州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来到西湖西南隅大慈山下的虎跑寺，住在客堂楼下朝南的一间静室里，按预定计划还早了一天，去实现他的断食了。

这年李叔同三十七岁，正在第一师范学校教音乐、美术。他的同事中最为相契的，莫过于夏丏尊了。夏丏尊虽比他小六岁，却又都是留日的，所以在师范学校同事的七年中，“晨夕一堂，相处得很好。”（夏丏尊：《弘一法师之出家》）当他俩刚同事时，一个三十出头，一个三十不到，可谓都是正当年。此时则夏丏尊亦已三十出头了。一次，夏丏尊从一本日本杂志上见到一篇关于断食的文章，说断食是身心“更新”的修养方法，自古宗教上的伟人，如释迦，如耶稣，都曾断过食。断食能使人除旧换新，改去恶德，生出伟大的精神力量，……。夏丏尊读得津津有味，好像很受启发，还真萌发了亲身一试的想头。于是便拿杂志去给李叔同看。对他说：

“这里有篇讲断食的文章，很有意思，还讲得满具体的呢！”

李叔同接过杂志，从目录中翻捡到那篇文章，一目十行地溜了一遍后，流露出一丝还想深入读读的意思，便对夏丏尊说：

“的确很有意思，借给我拿回宿舍去再读读好吗？”

“当然可以。”

于是李叔同便脚步声如击鼓似的，大步流星地跑回了他的宿舍。

一读再读，细心钻研之后，为了还杂志，专门来到夏丏尊的宿舍，进门就对夏丏尊说：

“我已仔细读过了，还真是极有意义的事。以后有机会，我们不妨也来试试怎么样？”

“是啊！如能忙中找出空闲的话，确实不妨试试。”



民初与夏丏尊在杭州祭孔仪式上。

但过了时日，校中又总是忙忙碌碌。夏丏尊又担任着舍监职务，还要兼教修身课，所以渐渐把这试验断食的事已抛诸脑后。一到放假时，又忙于收拾行李回家，所以还是没想起这事。

而李叔同悄悄安排停当，真的去虎跑寺断食了。

他的原计划是：一日下午赴虎跑。上午闻玉去预备。中食饭，晚食粥、梅干。二日、三日、四日，粥、梅干。五日、六日、七日，重汤、梅干。八日至十七日断食。十八、十九日、二十日，重汤、梅干。廿一日、廿二日、廿三日、廿四日，粥、梅干、轻菜食。廿五日返校，常食。廿八日返沪。

李叔同结果比原计划提前了一天就上了虎跑。而全过程则比原计划缩短了几天。

李叔同的这次断食，是一生中的转折关键。虽还不是正式出家，皈依佛门，但从此以后，他自己觉得脱胎换骨过了，所以用老子“能婴儿乎？！”之意，竟改名到李婴。虽然仍照常教课，依旧给人写字，表面上看好像一切又恢复了正常，没有任何与以前不同的地方，甚至据夏丏尊的观察，这以后所读的也还只是些宋元人的理学书和道家的书，但事实上已进一步打开了通往佛门之路。

从阳历年假到阴历年假，本来就很近，而这年的正月初一已是阳历的二月三日，相距还稍远。一放大年假，夏丏尊又匆匆回家了，并未注意李叔同的去向。谁料李叔同还是没有回上海的家，却又一次上了虎跑。“因为他在那里住过三星期，喜其地方清静，所以又到那里去过年。他的皈依三宝，可以说由这时候开始的。”（夏丏尊《弘一法师之出家》）

李叔同断食后，曾专诚去马一浮先生家走访，向马一浮诉说了虎跑寺的环境如何如何的幽静，泉水又如何如何清醇，寺中和尚们对来客的关心照顾又多么精心细致等等，所以给马一浮留下了至为深刻与美好的印象。不久，他的朋友彭逊之想求他介绍个清静的住所，彭逊之是位对《易经》等都有极深造诣的人，又正初发心愿，想修习佛学，所以马一浮便介绍他到虎跑寺住，还为他写了封信给李叔同，信中说：

昨游殊有胜缘，今晨入大慈山，入晚始归，获餐所馈上馔，微妙香洁，不啻净土之供也。长水大师起信论疏笔削记，善申贤首之义，谨以奉览。故人彭君逊之，耽玩羲易有年，今初发心，修习禅观，已为请于法轮长老，蒙假闲寮，将以明日移入，他日得与仁者并成法侣，亦一段因缘尔。

李叔同得信时，已在旧历的小年夜，他本人也已住在虎跑寺，与彭逊之一见，当然至为契合。两人在寺中一同探讨佛教道理，既融洽，又高兴，多有心神相会之感，只觉得对方





对自己启发颇多，真有相见恨晚之叹。

彭逊之住寺时日无多，真多顿悟，所以在正月初八就叩见虎跑寺当家方丈，祈求削发为僧，当家方丈便请本寺二房住持法轮长老来主持彭逊之的剃度仪式。这也正是马一浮信中所希望的。但马一浮也没想到彭逊之向佛门会进展得如此神速。这主要当然要归因于彭逊之本人多佛根与虎跑和尚们的感化，其中李叔同与他的会心感应，自亦不可低估。

仪式举行得非常庄严肃穆。彭逊之的坚定与法轮长老的虔诚接引，都深深打动了李叔同的心。而事佛之心是来不得半点虚情的，了悟的程度也来不得半点勉强。所以李叔同尽管大为感动，当时他还只是拜了大房退居的老和尚了悟法师为师，法师为起法名为演音，号弘一，而尚未剃度出家，还只是居士。他在虎跑寺一直住到寒假结束，还是返回学校去教音乐、美术了。

当然，李叔同从寺中请了一尊佛像回来，供在自己的宿舍里，天天礼拜，念诵佛号佛经，并开始吃素，在项上挂起了念佛珠，不再看道家的书了。此时李叔同对夏丏尊说：

“现在要出家，还有种种难处。以后打算暂时以居士的资格修行，在虎跑寺寄住。暑假以后，我就不再来校教书了。”

“书还是来教吧！”

“我意已决！请不要再劝我了吧！”

“……”

夏丏尊此时真不知再说什么好了。

回想七年来，两人间可谓无话不谈。虽说他比李叔同小，但他的劝说往往是听的。七年中李叔同想离开杭州他去，就有过三四次，还不都是经他的劝说而又留了下来。可这次不同，看得出：李叔同遁入空门之心已决。七年来他更是深深了解了李叔同的秉性：慈悲为怀固然是他主要的一面，所以表现出他的诚笃、仁爱、厚容、安详；而耿介坚毅却是与之相辅相成的另一面，所以他严于律己，有时要求别人也严，自己提出要做的事，就一定要做到。所以夏丏尊这次也深信，离校事佛已是无可挽回之事。

夏丏尊也深悔以前就不该留他。要是头一次提出辞职就让他辞，或许倒不会遇到这些事了。他为今后学校生活中将失去一位良伴，难免自恨失言，李叔同也早已揣透了他的心思，所以屡屡以佛法好言安慰。而越安慰倒越发使夏丏尊伤感起来，对今后的寂寞深感不悦，一次竟对李叔同发狂言，想刺激他一下：

“这样做居士究竟不彻底。索性做了

#### 李叔同先生早年造像



一八九六年摄于天津。



## 李叔同的后半生

和尚倒爽快！”

李叔同没有回答。

不料这刺激，倒真起了激将法的作用。到了暑假，李叔同把书籍字画衣服等等，都分赠给了同事与学生、校工，孑然一身，只带了些布衣与几件日用品，径自上大慈山虎跑寺去了。

过了半个月，夏丏尊特别到虎跑寺看他，开门出来迎接他的，竟已是位身着海青，剃去短须，头皮光光的李叔同，赫然已是个和尚了。

那天是大势至菩萨生日的第二天。李叔同微笑着对夏丏尊说：

“昨天受的剃度。日子很好，恰巧是大势至菩萨生日。”

夏丏尊不免感到太突然，所以无法还以微笑，而脱口说道：

“不是说暂时做居士，在这里住住修行，不出家的吗？！”

李叔同等夏丏尊稍稍定了定神，答道：

“这也是你的意思，你说索性做了和尚……”

“……！”夏丏尊无言以答了。断食的文章也是他先看了又专门介绍给李叔同看的；这回的正式出家当和尚，竟又成了他激将法激出来的。一步步发展神速，夏丏尊又都成了知情人、目击者，甚至是撺掇者，……而他自己却只是“能说不行”的人，又有什么能力再来干预李叔同的皈依佛门呢？！他只有自耐寂寞，而对李叔同的升华为弘一法师，沙门演音，而由衷地深深敬仰了。

\* \* \*

李叔同在断食的那近一个月中，每天都作了简记，主要是记录减食到断食再到逐渐恢复饮食的这些日子里，生理心理上都有哪些反应，以及那些天中还做了些什么事。本来是不想公之于众的，所以文词至为质朴。最多只让至为关心他的挚友们看一看，以便了解他。当然，也不无劝本具佛根之士，也能顺着他的做法，来断食，从而达到新境界，皈依佛门。所以这篇《断食日志》，很快便在他的朋友生活之中广为流传开来。现在，这篇《断食日志》已成了深入了解弘一法师的最重要资料之一，所以在这部“大传”的楔子中，就必须提供给看官们，以便籍此锁钥，来打开法师的精神世界。全文如下：

### 断食日志

丙辰新嘉平一日始。断食后，易名欣，字俶同，黄昏老人，李息。

十一月廿二日，决定断食，祷诸大神之前，神诏断食，故决定之。

择采村井氏说：“妻之经验，最初四日，预备半断食。五日、六日，粥、梅干（腌梅子）。七日、八日，重汤（米汤）、梅干。九日始本断食，安静。饮用水一日五合（即半升），一回一合，分五六回服用。第二日，饥饿烧胸，舌生白苔。第三、四日，肩腕痛。第四日，腹部全部凝固，体倦就床，晨轻晚重。第五日，同，稍减轻，坐起一度散步。第六日，减轻，气分（氛）爽快，白苔消失，胸烧愈。第七日，最平稳，



断食期至此止。

后一日,摄重汤,轻二碗三回,梅干无味。后二日,同。后三日,粥、梅干、胡瓜(黄瓜),实入吸物(汤或清汤)。后四日,粥,吸物,少量刺身(生鱼片)。后五日,粥,野菜、轻鱼。后六日,普通食,起床。此两三日,手足浮肿。

断食期内,或体痛不能眠,或下痢,或嚏。便时以不下床为宜。预备断食或一周间,粥三日,重汤四日。断食后需一周间,重汤三日,粥四日,个半月体重恢复。半断食服川千于(字错了是日文)(西药 Richine)。”

到虎跑寺携带品:被褥帐枕、米、梅干、杨子(牙刷)、齿磨(牙粉)、手巾、手帕、便器、衣、漉水布、川千示(字错了是日文)、日记纸笔书、番茶(日本粗茶)、镜。

预定期间:一日下午赴虎跑。上午闻玉去预备。中食饭,晚食粥、梅干。二日、三日、四日,粥、梅干。五日、六日、七日,重汤、梅干。八日至十七日断食。十八日、十九日、二十日,重汤、梅干。廿一日、廿二日、廿三日、廿四日,粥、梅干、轻菜食。廿五日返校,常食。廿八日返沪。

三十日晨,命闻玉携蚊帐、米、纸、糊、用具到虎跑。室宜清闲,无人迹,无人声,面南,日光遮北,以楼为宜。是晚食饭,拂试大小便器桌椅。

午后四时半入山(较预定时间临时有改动),晚餐素菜六簋(音癸,圆形食物容器),极鲜美。食饭二盂,尚未饜。因明日始即预备断食,强止之,榻于客堂楼下,室面南,设榻于西隅,可以迎朝阳。闻玉设榻于后一小室,仅隔一板壁,故呼应便捷。晚燃菜油灯,作楷八十四字。自数日前病感冒,伤风微嗽,今日仍未愈。目干鼻塞,喉紧声哑,但精神如常。八时眠,夜间因楼上僧人足声时作,未能安眠。

十二月一日,晴,微风,五十度。断食前期第一日。疾稍愈,七时半起床。是日午食粥二盂,紫苏叶二片,豆腐三小方。晚五时食粥二盂,紫苏叶二片,梅干一枚。饮冷水三杯,有时混杏仁露,食小橘五枚,午后到寺外运动。

余平日之常课,为晨起冷水擦身,日光浴。眠前热水洗足。自今日起冷水擦身暂停,日光浴时间减短,洗足之热水改为温水,因欲使精神聚定,力避冷热极端之刺激。对于后人断食者,应注意如下:

一、未断食时练习多饮冷开水,断食初期改饮冷生水,渐次加多。因断食时日饮五杯冷水殊不易。

二、断食初期之粥或米汤,于微温时食之,不可太热,因与冷水混合,恐致腹痛。

余每晨起后,必通大便一次。今晨如常,但十时后屡放屁不止,二时后又打嗝儿甚多,此为平日所无,是日书楷字一百六十八,篆字百〇八。夜观焰口,至九时始眠。夜嗽多恶梦,未能入眠。

二日,晴和,五十度。断食前第二日。七时半起床,晨起无大便,是日午前十一时食粥一盂、梅一枚、紫苏叶二片。午后五时同。饮冷水三杯,食橘子三枚,因



## 李叔同的后半生

运动归来体倦故。是日舌苔白，口内粘滞，上牙里皮脱。精神如常，但过则疲□□(二字不清、或系“劳甚”)运动微觉疲倦，头目眩晕，自明日始即不运动。

晚待和尚念佛，静坐一小时，是日鼻塞，摹大同造像一幅，原拓本自和尚借来，尚有三幅，明后续□□(摹写?)。八时半眠，夜梦为升高跳越运动。其处为器具拍卖场，陈设箱柜几椅并玩具装饰品等。余跳越于上，或腾空飞行于其间，足不履地，灵捷异常，获优胜之名誉。旁观有德国工程师二人，皆能操北京语。一人谓有如此技能，可以任远东大运动会之某种运动，必获优胜，余逊谢之。一人谓练习身体，断食最有效，吾二人已二日不食。余即告余现在虎跑断食，亦已预备二日矣。其旁又有一中国人，持一表，旁写题目，中并列长短之直红线数十条，如计算增减高低之表式，是记余跳越高低之顺序者。是人持以示余，谓某处由低而高而低之处，最不易跳越，赞余有超人之绝技。后余出门下土坡，屡遇西洋妇人，皆与余为礼，贺余运动之成功，余笑谢之，梦至此遂醒。余生平未尝为一次运动，亦未尝梦中运动，头脑中久无此思想，忽得此梦，至为可异，殆因胃内虚空有以致之欤？

三日，晴和，五十二度。断食前第三日。七时半起床，是晨觉饥饿，胸中扰乱苦闷异常，口干饮冷水。勉坐起披衣，头昏心乱，发虚汗作呕，力不能支，仍和衣卧少时。饮梅茶二杯，乃起床，精神疲惫，四肢无力。九时后精神稍复元，食橘子二枚。是晨无大便，饮药油一剂，十时半软便一次，甚畅快。十一时水泻一次，精神颇佳，与平常无大异。十一时二十分食粥半盂，梅一个，紫苏一枚。摹普泰造像、天监造像二页。饮水，食物，喉痛，或因泉水性太烈，使喉内脱皮之故。午后四时，饮水后打嗝笃，食小梨一个，五时食粥半盂。是日感冒伤风已愈，但时有微嗽。是日午后及晚，侍和尚念佛，静坐一小时。八时半眠。入山预断以来，即不能为长时之安眠，旋睡旋醒，辗转反侧。

四日，晴和，五十三度。断食前第四日。七时半起床，是晨气闷、心跳、口渴，但较昨晨则轻减多矣，饮冷水稍愈。起床后头微晕，四肢乏力。食小橘一枚，香蕉半个。八时半精神如常，上楼访弘声上人，借佛经三部。午后散步至山门，归来已觉微疲。是日打嗝儿甚多，口时作渴，共饮冷水四大杯。摹大明造像一页。写楷字八十四，篆字五十四。无大便。四时后头昏，精神稍减。食小橘二枚。是日十一时饮米汤二盂，食米粒二十馀。八时就床，就床前食香蕉半个。自预备断食，每夜三时后腿痛，手足麻木。(余前每逢严冬有此旧疾，但不甚剧[此注系李叔同原注])

五日，晴和，五十三度。断食前第五日。七时半起床。是夜前半颇觉身体舒泰，后半夜仍腿痛，手足麻木。三时醒，口干，心微跳，较昨减轻。食香蕉半个，饮冷水稍眠。六时醒，气体甚好。起床后不似前二日之头晕乏力。精神如常，心胸愉快。到菜园采花供铁瓶。食梨半个，吐渣。自昨日起，多写字，觉左腰痛。是日腹中累累作响，时流鼻涕，喉中肿闷尚未愈。午后侍和尚念佛，静坐一小时，微觉



腰痛，不如前日之稳静。三时食梨半个，吐渣，食香蕉半个。午、晚饮米汤一盂。写字一百六十二。傍晚精神稍差，恶寒口渴，本定于后日起断食，改自明日起断食，奉神诏也。

断食期内，每日饮梨汁一个之分量，饮橘汁三个之分量，饮毕嗽口，又因信仰上每晨供生白米一粒，将眠，食香蕉半个。是日无大便，七时起床。是夜神经过敏甚剧，加以鼠声人鼾声，终夜未安眠。口甚干，后半夜腿痛稍轻，微觉肩痛。

六日，晴暖，晚半阴，五十六度。断食正期第一日。八时起床。三时醒，胸闷，饮冷水橘汁及梅茶一杯。八时起床，手足乏力，头微晕，执笔作字殊乏力，精神不如昨日。八时半饮梅茶一杯。脑力渐衰，眼手不灵，写日记时有误字，多遗忘。九时半后精神稍可。十时后精神甚佳，口渴已愈。数日来喉中肿烂亦愈。今日到大殿去二次，计上下廿四级石阶四次，已觉足乏力，为以前所无。是日共饮梨汁一个橘汁二个。傍晚精神不衰，较胜昨日，但足乏力耳。仍时流鼻涕，晚间精神尤佳。是日不觉如何饥饿，晚有便意，仅放屁数个，仍无便。是夜能安眠，前半夜尤稳安舒泰。眼前以棉花塞耳，并诵神人合一之旨。夜间腿痛已愈，但左肩微痛。七时就床，梦变为丰颜之少年，自谓系断食之故。

七日，阴复晴，夜大风，五十四度。断食正期第二日。六时半起床。四时醒，心跳微作即愈，较前二日减轻。饮冷水甚多。六时半即起床，因是日头晕已减轻，精神较昨日为佳，且天气甚暖故早起床也。起床后饮橘汁一枚。范览《释迦如来应化事迹图》。八时后精神不振，打呵欠，微寒，流鼻涕，但起立行动如常，午后身体寒益甚，拥被稍息。想出食物数种，他日试为之：炒饼、饼汤、虾仁豆腐、虾子面片、十锦丝、咸胡瓜。三时起床，冷已愈，足力比昨日稍健。是日无大便，饮冷水较多。前半夜肩稍痛，需左右屡屡互易，后半夜已愈。

八日，阴，大风，寒，午后时露日光，五十度。断食正期第三日。十时起床。五时醒，气体甚佳，如前数日之心跳头晕等皆无。因天寒大风，故起床较迟。起床后精神甚佳，手足有力，到院内散步。四时半就床，午后益寒，因早就床。是日食欲稍动，有时觉饿，并默想各种食物之种类及其滋味。是夜安眠，足关节稍痛。

九日，晴，寒，风，午后阴，四十八度。断食正期第四日。八时半起床，四时醒，气体极佳，与常日无异，起床后精神如常，手足有力，朝日照入，心目豁爽。小便后尿管微痛，因饮水太多之故。自今日始不饮梨橘汁，改饮盐梅茶二杯。午后因饮水过多，胸中苦闷。是日午前精神最佳，写字八十四，到菜圃散步。午后寒，一时拥被稍息。三时起床，室内运动。是日不感饥饿。因天寒，五时半就床。

十日，阴，寒，四十七度。断食正期第五日，十时半起床。四时半醒，气体精神与昨同。起床后精神至佳。是日因寒故起床较迟。今日加饮盐汤一小杯，十一时杨刘二君来谈至欢。因寒四时就床。是日写字半页。近日神经过敏已稍愈，故夜间较能安眠，但因昨日饮水过多伤胃，胃时苦闷，今日饮水较少。

十一日，阴寒、夕晴，四十七度。断食正期第六日。九时半起床，四时半醒，



## 李叔同的后半生

气体与昨同。夜间右足微痛，又胃部终不舒畅。是日口干，因寒起床稍迟，饮盐汤半杯，饮梨汁。夕晴，心目豁爽。写字百三十八，坐檐下曝日，四时就床，因寒早就床。是晚感谢神恩，誓必皈依，致福基书。

十二日，晨阴，大雾、寒，午后晴，四十八度。断食正期第七日。十一时起床。四时半醒，气体与作同，足痛已愈，胃部已舒畅，口干，因寒不敢起床。十一时福基遣人送棉衣来，乃披衣起。饮梨汁及盐汤、橘汁。午后精神甚佳，耳目聪明，头脑爽快，胜于前数日。到菜圃散步，写字五十四。自昨日始，腹部有变动，微有便意。又有时稍感饥饿。是日饮水甚少。晚晴甚佳，四时半就床。

十三日，晨半晴阴、后晴和，夕风，五十四度。断食后期第一日，八时半起床。气体与昨同，晨饮淡米汤二盂，不知其味，屡有便意，口干后愈。饮梨汁橘汁，十一时饮浓米汤一盂，食梅干一个，不知其味，十时服泻油少许，十时半大便一次甚多，便色红，便时腹微痛，便后渐觉身体疲弱，手足无力。午后勉强到菜圃一次，是日不饮冷水。午前写字五十四。是日身体疲倦甚剧，断食正期未尝如是。胃口未开，不感饥饿，尤不愿饮米汤，是夕勉饮一盂，不能再多饮。

十四日，晴，午前风，五十度。断食后期第二日。七时半起床。气体与昨同。夜间较能安眠。五时饮米汤一盂，口干，起床后精神较昨佳。大便轻泻一次，又饮米汤一盂，饮橘汁，食苹果半枚。是日因米汤梅干与胃口不合，于十时饮薄藕粉一盂，炒米糕二片，极觉味美，精神亦骤佳。精神复元，是日极愉快满足。一时饮薄藕粉一盂，米糕一片。写字三百八十四。腰腕稍痛，暗记诵《神乐歌序章》。四时食稀粥一盂，咸蛋半个，梅干一个。是日不感十分饥饿，如是已甚满足。五时半就床。

十五日，晴，四十九度。断食后期第三日。七时起床。夜间渐能眠，气体无异平时。拥衾饮茶一杯，食米糕三片。朝食藕粉米糕，午前到佛堂菜圃散步，写字八十四。午食粥二盂，食梨一个，橘二个。敬抄《御神乐歌》二页，暗记一、二、三下目。晚饮粥二盂，青菜咸蛋，少许梅干。晚食粥后，又食米糕饮茶，未能调和，胃不合，终夜屡打嗝儿，腹鸣。是日无大便，七时就床。

十六日，晴，四十九度。断食后期第四日。七时半起床。晨饮红茶一杯，食藕粉、芋。午食薄粥三盂，青菜、芋大半碗，极美，有生以来不知菜芋之味如是也。食橘、苹果，晚食与午同。是日午后出山门散步，诵《神乐歌》，甚愉快。入山以来，此可愉快之第一日矣。敬抄《神乐歌》七页，暗记诵四、五下目。晚食后食烟一服（抽烟一支），七时半就床，夜眠较迟，胃甚安。是日无大便。

十七日，晴暖，五十二度。断食后期第五日。七时起床。夜间似不能多眠，晨饮泻油少量。晨餐浓粥一盂，芋五个，仍不足，再食米糕三片，藕粉一盂。九时半大便一次，极畅快。到菜圃诵《御神乐歌》。中膳，米饮一盂，粥二盂，油炸豆腐一碗。本寺例初一、十五始食豆腐，今日特因僧人某死，葬资有馀，故以之购食豆腐。午前后到山门外散步二次。拟定出山后剃须。闻玉采萝卜来，食之至甘。晚



膳粥三盂，豆腐青菜一盂，极美。今日抄《御神乐歌》五枚(页)，暗记诵六下目。作书寄普慈。是日大便后愉快，晚膳后尤愉快。坐檐下久。拟定今后更名欣，字傲同。七时半就床。

十八日，阴，微雨，四十九度。断食后期最后一日，五时半起床。夜间酣眠八小时，甚畅快。入山以来未之有也。是晨早起，因欲食寺中早粥。起床后大便一次甚畅。六时半食浓粥三盂、豆腐青菜一盂，胃甚涨。坐菜圃小屋诵《神乐歌》，今日暗记七下目，敬抄《神乐歌》八枚。午，食饭二盂，豆腐青菜一盂，胃涨大，食烟一服(吸烟一支)。午后到山中散步，足力极健。采干花草数枝，松子数个。晚食浓粥二盂，青菜半盂，仅食此不敢再多，恐胃胀也。餐后胸中极感愉快。灯下写字五十四，转订断食中字课，七时半就床。

十九日，阴，微雨，四时半起床。午后一时出山归校。嘱托闻玉事件：晚饭菜、橘子、做衣服附袖头，廿二要：轿子油布，轿夫选择，新蚊帐，夜壶。自己事件：写真(摄影、拍照)、付饭钱，致普慈信。

(《断食日志》终)

这《断食日志》应该是李叔同本人较重视的。至少是为了亲身断食做一较详记录，亦可为后之断食者做借鉴。它的头一个读者看来是夏丐尊，而夏丐尊并无正面直接的记载但至少李叔同是把断食经过与夏丐尊口头谈起过的。据说这本《断食日志》后来交给了他的同事堵申甫居士。封面上盖有“李息翁章”的印记。事隔三十余载，到了1947年，始由陈鹤卿居士誊清，发表于上海《觉有情》杂志第七卷十一、十二期上。现在这杂志已很难找到，甚至鲜为人知了。幸有林子青先生在编《弘一法师年谱》时，将它作为注释，全文抄录了，遂使世人多能读到它。

《日志》中颇杂入日文词汇，如“胡瓜”、“吸物”、“刺身”、“番茶”、“写真”、“杨子”、“齿磨”等等，已随文注释，兹不赘。文中所用词汇亦颇可玩味与推敲，便如“打嗝”一词，三日《日志》中写作“打嗝笃”，而四日《日志》中则写作“打嗝儿”。前者当系江浙一带方言，而后者则是北方话，天津方面亦复如是。可见李叔同在记日志时是信手写来，既不推敲，更不得加修饰，所以也更显示出它的真实性与可靠性。其中更富真实思想的流露，例如：十六日，在记了“是日午后出山门散步，诵《神乐歌》，甚愉快”之后，特地补充了一句：“入山以来，此为愉快之第一日矣。”此中是否透露出，此前始终不愉快呢？！抑或在未能顺利通过断食之前的若干紧张情绪呢？

闻玉是浙江一师专门照顾李叔同老师的工友。就在一张断食后下山所摄的照片的右上角上，即题有“李叔同先生断食后之像，侍子闻玉敬题”等字样。看来是李叔同特地赠予闻玉，而闻玉对之肃然起敬，恭恭敬敬题写存念的。试想：一九一六年丙辰十一月三十日，闻玉遵命，挑着挑儿，一头放着李叔同老师的被褥书籍及生活用品，一头挑着马桶与夜壶之类，由浙江一师出来，先行向郊外的虎跑寺送去，并为老师打扫住房，安排生活，心中必然在祝颂着老师此次断食的成功，一片虔敬之心油然而生，一路上山色湖光尽收眼底，而



## 李叔同的后半生

心中似不为所动，只想着如何能照顾好老师的起居，……这是怎样的一幅山水画啊！

《日志》中十一、十二日两度提到的这位福基，据林子青推测，也许就是李叔同日籍夫人的名字。而笔者认为似不可能。首先，当时日籍夫人住在上海，怎么可能第一天去信，第二天上午十一时就把棉衣送了来呢？看来信是让闻玉送去的，地点应该同在杭州，最大可能还就是在浙江一师。这位福基不是李叔同的同事，就应该是另一位委托他保管东西的工友，所以才能在第二天一早就将所需棉衣及时送来，以解御寒之危需。

从这本《断食日志》中，不难看出：李叔同毅力之高强，想做的事就一定要彻底做到。看来在这次行动之先，自己也并无一定的把握，连日枵腹忍饥，到底能不能挺过来？

而在此过程中，还真是不那么愉快的，全凭了他的毅力与决心，终于真正完成了这次断食。难怪精神复元之后会“极愉快满足”；到了断食后期最后一天的晚餐后，他会有“胸中极感愉快”的感受。

李叔同在皈依佛门之前，曾一度信过日本天理教。这是他娶了日籍夫人之后受了夫人的影响。据日本学者滨一卫的考证，李夫人回到日本以后，正式成了天理教的信徒。

天理教是日本宗教神道（今称新兴宗教）之一派。这教的教祖是中山美伎（1798—1887），她是大和国（今奈良县）山边郡朝和村三味田的前川半七的长女，嫁给了庄屋敷村的中山善兵卫，因名中山美伎。1838年10月23日，为其患病长子祈祷时，自称是“真神”降临，要她传达神意，解救世人，后来天理教即定10月23日为创教纪念日。中山美伎籍咒术神符来为人治病助产，并与家人一起传播“天理王命”，因此这宗教神道之一派，便被称为天理教。“天理王命”是天理教信仰中心十个神的总称，也称作“父母神”。它的教义认为世界和人类是父母神所创造的；人必须认识神的恩惠，愉快地从事日常的神圣劳动，彼此合作，相互亲爱，消除前生恶业，实现康乐世界。

天理教的主要经典之一，就是李叔同在断食过程中所抄过并诵唱的《神乐歌》，它是信徒在从事修行活动时诵唱的“神歌”，全称为《御神乐歌》，另外还有《御笔先》，它是记载“神示”的1711首和歌；以及《御指图》，即中山美伎等人的言论集。天理教以继承教祖血统的“真柱”为最高领导人，教会本部就设在中山美伎故里奈良天理市，盛行说教及文书宣传。天理教的总部还发行有《天理时报》等五种报刊。它还有一整套的教育文化设施：从幼儿园直到男女中学、天理大学一系列教育机构以及图书馆、博物馆、医院、出版社、研究所等等都有，甚至还有专门培养教会人员的专门学校。天理教的信徒，以农民、商人、职员、

一九一〇年装扮日本军官留影。







家庭妇女等社会中下层群众为多。所以李叔同的日本夫人本信天理教，并且让李叔同一度也信了该教，直到上虎跑，打开皈依佛门之路去断食的过程中，还不时在抄《御神乐歌》，诵唱《神乐歌》，便也都不足为怪了。

后来弘一法师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一文中这样写道：

“到了民国五年的夏天，我因为看到日本杂志中有说及关于断食方法的，谓断食可以治疗各种疾病。当时我就起了一种好奇心，想来断食一下。因为我那个时候患有精神衰落(弱)症，若实行断食后，或者可以痊愈亦未可知。要行断食时，须于寒冷的季候方宜。所以，我便预定十一月来作断食的时间。至于断食的地点呢？总须先想一想，总要有个很安静的地方才好。当时我就和西泠印社的叶品三来商量。他说，西湖附近的地方，有所虎跑寺可作断食的地点，丁辅之是虎跑的大护法，可以请他去说一说。于是便请丁辅之代为介绍。到了十一月的时候，我还不曾亲自到过。于是我便托人到虎跑寺那边去走一趟，看看在哪一间房里住好。回来后他说在方丈楼下的地方倒很幽静的。因为那边房子很多，平常时候都是关起来的。在方丈楼上只有一位出家人住着。等到十一月底我到了虎跑寺，就住在方丈楼下的那间屋子里。

“我常常看见一位出家人在我窗前经过，就是住在楼上的那一位。我看到他十分的欢喜。因此时常和他谈话，同时他也拿佛经来给我看。……看到他们那种生活我很喜欢，而且羡慕起来了。我在那边虽然只住了半个多月，但心里却十分愉快，而且对于他们所吃的菜蔬更欢喜吃。回到学校里，我就请佣人照他们那样的菜煮来吃。这一次，我到虎跑寺去断食，可以说是我出家的近因了。”

由此看来，最初的目的是为了想治治他的神经衰弱症。以此来与《断食日志》的记载来相互印证，在全过程中，他晚间的睡眠多数欠佳，不是被老鼠声闹醒，就是被人的鼾声或楼上的脚步声所闹醒，……看来神经衰弱症确实不轻。而到了断食后期的第一天即出现了“夜间酣眠八小时”的记载，并称之为“甚畅快，入山以来未之有也。”而由此最初目的却导出他正式皈依佛门的最后结果，这也确是他始料所未及的。

事物似乎都有其一定的偶然性与必然性。诚如夏丏尊在《弘一法师之出家》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要是没有拿日文杂志去给李叔同看，或许也就没有断食之事；要是夏丏尊不说“这样做居士究竟不彻底，索性做了和尚，倒爽快！”或许李叔同还就不一定出家了。